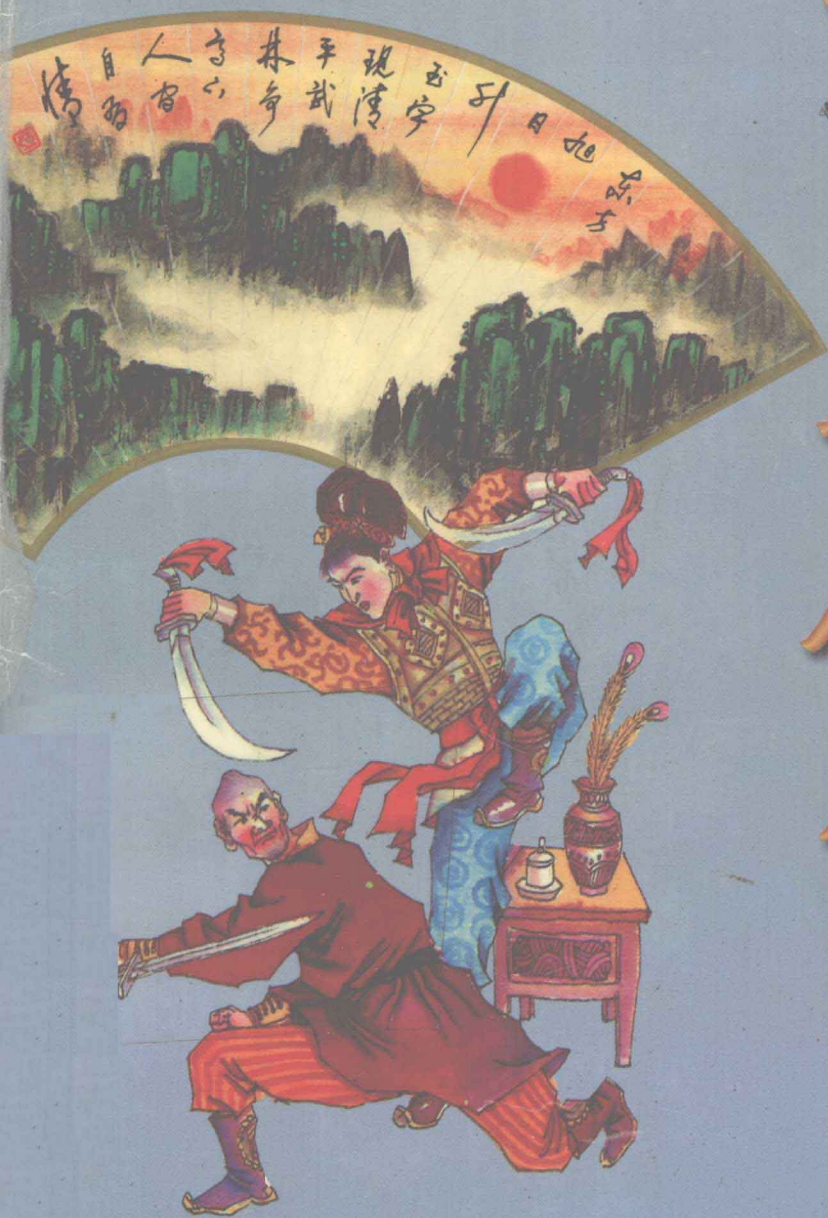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新月美人刃

東方玉
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新月美人刀

東方玉題



新月美人刀

东方玉 著

中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章 | 宝剑赠侠士····· | (315) |
| 第十一章 | 临川寺救人····· | (354) |
| 第十二章 | 金蝉脱壳····· | (395) |
| 第十三章 | 抗黑总令主····· | (434) |
| 第十四章 | 解铃系铃····· | (473) |
| 第十五章 | 一网打尽····· | (513) |
| 第十六章 | 降妖大仙····· | (552) |
| 第十七章 | 荣膺盟主····· | (592) |

第十章 宝剑赠侠士

春申君当先跨了进去，这是一间客堂，中间放一张木桌，上首有两张木椅，两旁放着两条板凳，一进门就闻到了一阵浓重的药味。

这时大家也相继走入，那老者走在最后，陪着笑道：

“咱们这里，没有大夫，老汉只好照着土法子，摘些草药，煎汁给姑娘服下，先把病情稳住了再说。”

一面抬着手道：“寒舍简陋不过，诸位请坐。”

春申君问道：“这位姑娘姓什么，老丈知道吗？”

那老者微微摇头道：“那位姑娘没说，老汉也就不好动问了。”

春申君道：“那位姑娘住在哪里，咱们先去看看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就在左首房中，只是房内逼仄，诸位一起去只怕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，何况那姑娘要找的是陈庄主，诸位之中既然有两位陈庄主，那就请两位陈庄主进去看看就可以了。”

春申君觉得他说得没错，这就点头道：“老丈说得是，沈兄诸位就在此地稍坐，康和兄和兄弟一起进去好了。”

陈康和道：“那么咱们就进去瞧瞧吧！”

那老汉慌忙走在前面，伸手掀起布帘，说道：“二位陈庄主请吧！”

春申君、陈康和一脚跨进去，那老者就随手放下了门帘。

过了一会，只见一个年岁和老者相仿的老婆婆手托木盘，掀帘走出，手中端出七盅茶来，放到桌上，说道：“诸位请用茶吧！”

转身回了进去。

大家看那老婆子满头花白头发，也不像是会武的人，因此就端起茶盅，喝着茶。

这样又过了一阵，依然不见春申君和陈康和回出来。

谢公愚不禁心头泛疑，站起身道：“春华兄怎么还不出来？兄弟进去看看。”

任云秋道：“晚辈和谢大叔一起去。”

两人刚走近布帘，只见那老者正好掀帘走出，朝两人摇摇手道：“两位不可进去。”

谢公愚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老者压低声音道：“老汉听陈庄主说，这位姑娘是负了重伤，现在正由陈庄主助她行什么气，叮嘱老汉，要诸位不可进去惊扰。”

他话刚说到这里，谢公愚只觉头脑一阵昏眩，口中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不好，咱们中了诡计。”

上身摇了几摇，突然往地上倒去。

任云秋急忙伸手把他扶住，往后跃退。

那老者和老婆子及时双双抢出，这一瞬间，那老者龙钟之态业已收起，身子一挺，洪笑道：“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！”

双掌一挫，闪身朝任云秋攻来。

任云秋左手扶着谢公愚，右手劈出一掌，划出一道掌风，把老者逼退了一步。

江翠烟吃惊的道：“大哥，沈庄主他们都不对了！”

老婆子叱道：“吃里扒外的小丫头，你嚷什么？”

欺身朝江翠烟扑去。

任云秋回头看去，沈仝、金赞廷，本来坐在板凳上的人，如今已经躺在地上了，想来进入房去的表叔和陈康和大概也中了暗

算了，心头不觉大怒，右手一掌把老者逼退，右手随着朝老婆子一招，口中喝道：“妹子快过来。”

老婆子还没扑到，突觉背后有一股极大吸力，朝身上吸来，她久经大敌，急忙身形朝前扑落，一个懒驴打滚往左滚出，她身手极高，滚出去的人，足跟微一用力，立刻站了起来哼道：“小伙子，看不出你还有一手！”

话未说完，已从粗布衣衫下摸出一卷东西，只一抖，就听“铮”然有声，手中已多了一柄软剑。

江翠烟在老婆子滚出之时，迅疾闪到了任云秋身边。

任云秋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江翠烟道：“我正好没有喝茶。”

任云秋道：“你快把谢大叔接过去，守着他们，这两个人由我来对付他们。”

江翠烟答应一声，把谢公愚接了过去，放到地上，一手掣出剑来，站在三人（谢公愚、沈全、金赞廷）面前。

那老者本是策杖而行，如今手执杖头，往上一挑，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还不束手就缚么？”

任云秋锵的一声，掣剑在手，剑眉一挑，喝道：“你们是黑衣教的人了？”

老者沉笑道：“这还用说？”

任云秋手横长剑，目光一扫两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一起上好了。”

老者洪笑一声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不怕大风闪了舌头”

任云秋道：“你们何不出手试试？”

老者点头道：“老夫是要出手试试，但用不着两个人。”

任云秋道：“好，你来试试吧！”

“哈哈！”老者双目中暴射出两道神光，有如冷电一般，直逼在任云秋的脸上，沉声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当老夫是谁？”

任云秋道：“阁下愿意说，在下就洗耳恭聆。”

老者道：“刀拐双杰，你听人说过没有？”

任云秋道：“没有。”

老婆子气道：

“这小子乳臭未干，咱们横行江湖的时候，他娘只怕还只是小丫头呢！”

任云秋道：“二位成名或许比我早，但在下出道江湖，从不使用下五门的迷香药，乘人不备。”

老者怒嘿一声道：“你以为这是老夫干的么？不错，是老夫把你们去引来的，但行走江湖，须处处小心，他们居然连一点戒心都没有，这怨得谁？”

任云秋道：“这么说，有一位姑娘重病之说，只是你信口雌黄，捏造的了？”

老者道：“老夫何须捏造？”

任云秋道：“你好像话没有说完？”

老者道：“等老夫把你们两人一并拿下，再告诉你们不迟，接招！”

他还在好端端说话之际，突然喝了声“接招”，拐杖一挥，迎面击来，出手之快，当真如雷电一击，势道十分猛恶。

任云秋长剑朝上封出。这招原是老者先出手，任云秋慢了一步，出剑稍迟，对方这道杖势原是直劈过来。

任云秋想试试此人身手如何，才举剑直接，但听“锵”的一声，金铁狂鸣，任云秋感觉到右臂一震，手中长剑几乎要脱手飞出，往上封架的长剑被压得往下直落。

这如果换了一个人，事先没有闪避开去，长剑架不住对方杖势，势必伤在对方这奇猛的一击之下，但任云秋却在长剑架不住对方杖势的一刹那间，忽然身子一个轻旋，就转了出去，手中长剑再也不去架它。

这下当真巧妙得很，因为那老者看到任云秋举剑朝上封架，心中暗暗冷笑，一面凝聚功力，加强力道往下压去，哪知任云秋一个旋转，身子向右旋出，右手长剑往下疾落，老者正在加强力道之际，任云秋长剑不再用力，往下疾落，那老者一时但觉任云秋剑上力道突然消失，自己一杖落空，加在杖上的力量，一时无法收回，一个人几乎跌个狗吃屎，蹬蹬的朝前冲出去了三、四步，才勉强站住椿，一张老脸不由胀得色若猪肝，怒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戏耍老夫？”

任云秋笑道：

“老丈这话就不对了，在下本待接你一杖试试，没想到你竟然和在下比拼起蛮力来，双方动手，可以硬接，也可以不接，阁下自己不小心，怎能怪起在下来了？”

老者怒哼一声，右手连挥，把一支铁杖舞得发出轻啸之声，杖影如毒蛇乱闪，缭绕周身，化作了一团轻烟薄雾。

任云秋使的是“九疑剑法”，剑光展开，不时的幻起九道剑光，有时一实八虚，有时此虚彼实，剑法虽然令人不可捉摸，但仍没有办法避免和对方铁杖接触。

但听一连串的金铁击撞声中，任云秋手中长剑只要一触及对方杖身，都会立时被震弹开去，一连数次交接，都是如此，心头止不住暗暗惊诧，忖道：“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立即心情一静，也运起神功，贯注剑身，要和那老者比拼内力。

就在两人刚交上手，那老婆子就乘机侧身闪到了江翠烟的身前，喝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敢吃里扒外，反教叛师，还不快放下兵刃，随老婆子回去。”

江翠烟看她欺到面前，急忙举剑平视，说道：

“老婆婆，你别过来了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老婆子目射精光，沉喝道：“你没听过咱们是你师父聘来的供奉，经常住在白云庄，平时很少出门，只有遇上疑难大事，才亲自出马一趟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”

江翠烟连忙躬身道：“原来是两位老供奉驾到，请恕晚辈不知之罪，请多多原谅。”

老婆子呷呷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为什么要和春申君等人走一起？”

江翠烟忽然脸露诧异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教主没跟老供奉说清楚吗？”

那老婆子听得半信半疑，问道：“什么没说清楚？”

江翠烟低低的道：“晚辈是奉教主之命投过去的。”

老婆子一怔道：“你此话当真？”

江翠烟道：“晚辈怎敢欺骗老供奉呢？不信老供奉请看……”

左手朝老婆子面前送去，手掌一摊之际，藏在掌心的三支银针，脱手飞出，朝老妇人胸口激射过去，银针出手，身形轻旋，右手长剑也及时递出，刺向老婆子的左肩，这两手几乎是一气呵成，快如闪电。

只听老婆子口中发出“呷”的一声轻笑，右手当胸一抬，她手指上戴着一只乌黑有光的指环，那三支飞针，一下就黏在指环之上，左手突发，伸出三个指头朝江翠烟刺去的剑尖上撮来。

江翠烟真怕她撮住剑尖，急忙斜退半步，剑光一闪，又横削

而出。

老婆子呶呶尖笑道：

“小丫头，老婆子差点真的上了你的当。”

口中说着，左手迅疾收回，右手一掌朝江翠烟直拍过去，紧接着左手一翻，又是一掌，劈了过来。

这两掌掌风奇猛，江翠烟不敢硬接，疾快的向横里闪出，但这一横闪，也是不对，任大哥要她守着沈全、谢公愚、金赞廷三人的，她朝横里闪出，岂不是没法守护三人了？

她叛离黑衣教，可以说纯是为了任云秋，任大哥要她守着，她岂能放弃？因此也不管教中地位崇高的供奉武功有多高？一退即进，手中长剑连展，朝老婆子抢攻过去。

一片剑光，使得绵密无间，攻势连绵，一口气攻出了十一剑之多，而且全是进手招式，奋不顾身。

这是拼命的打法，如果对手武功和他不相上下的人，这轮急攻，至少也可以把敌人逼退数步，也许会一时措手不及；但这老婆子乃是黑衣教的供奉，身份武功，都在护法之上，江翠烟这轮急攻，放在她面前，却是不值一晒，口中尖笑一声，左手突然从剑光中伸入，三个指尖一下撮住了江翠烟的剑尖，右手抬处，呛的一声，一道青光电射而出，一支只有两指来宽，寒光逼人的软剑，锋利尖锐的剑尖一下抵住在江翠烟的咽喉上，呶呶笑道：

“小丫头，你动一动，老婆子就叫你饮剑而亡。”

江翠烟右手一挣，但剑尖被对方撮住，如何想挣得脱，一时情急，立即五指一松，放弃长剑，上身往后一仰，疾退两步。

这一着，自然早在老婆子的算中，举脚朝前跨上一步，你退了两步，她只跨上一步，剑尖还是不轻不重点在江翠烟咽喉上，呶呶笑道：

“小丫头，你以为老婆子拿不下你么？”

剑尖突然一振，幻起两点寒星，一下就点上了江翠烟胸前两处穴道，回过头去，呷呷笑道：

“糟老头，怎么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都还没掇拾下来？”

任云秋因老者有一柄铁杖，势道沉重，记记都震得自己长剑被弹了起来，心头甚是惊骇，也立即凝聚真力，贯注剑身，挥剑朝他迎面劈去。

老者看他居然敢用长剑迎面劈来，分明有意和自己硬拼了，不觉呵呵一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练过几年内功，敢和老夫硬拼？”

铁杖一撩，迎着长剑往上磕去。

在他想来，这一磕，至少也可以把任云秋的剑磕得脱手飞出，哪知剑、杖交击，发出一声金铁击撞之声，两件兵刃撞在一起，竟然殊两悉称，老者既不能把任云秋的剑震飞，任云秋也无法把老者的铁杖压下，一剑一杖，一上一下，就像黏住了一般！

老者看得心头暗暗震骇，凭他铁杖翁曹河岳的一支铁杖，江湖上能接得住几招的人，都已寥寥可数，这小子居然以一支长剑，敢和自己硬拼，内力之强居然还和自己平分秋色！

这不是说这小子的内力，还强过自己么？老者心念一动，臂上加强力道，铁杖往上挑起。

任云秋长剑架在他铁杖上，岂容他铁杖挑起，也同时运起“九阳神功”全力往下压落。

两人都凝立不动，但身上衣衫，此刻因催动内力，都拂拂轻扬！

铁杖翁成名数十年，像这样年轻的高手，还是第一次遇上，心头既惊又怒，恨不得一杖把他砸个稀烂。

任云秋贯注在剑上的是“九阳神功”，两人一剑一杖，虽然相持不下，但时间稍久，剑上的“九阳神功”却渐渐发挥出威力来，老者这支铁杖虽是精钢所铸，但“九阳神功”，实是道家三昧真火，精钢也是由铁提炼而成，铁遇上火，焉得不化？这一瞬工夫，任云秋长剑剑锋逐渐陷入铁杖之中。

铁杖翁（老者）和任云秋比拼上内力，目光自然一直凝注在剑杖之上，他发现任云秋长剑渐渐切入铁杖，心头更是惊骇无比，只要再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准可把他铁杖削断，心头一急，哪还犹豫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左手闪电一掌，朝任云秋当胸劈到。

任云秋早已运起全身功力，见他举掌劈来，也立即左手一抬，迎击出去。

这下铁杖翁吃了大亏，任云秋“九阳神功”骤然迸发，威力何等强大，但听“蓬”然一声大震，紧接着又是“嗒”的一声，长剑跟着疾落，一下截断了铁杖翁的铁杖，半截断杖“咣”的一声，跌落地上。铁杖翁也被他掌风震得踉跄的连退了七、八步。

也差幸他被任云秋掌力震出，否则任云秋长剑截断他铁杖之后，由上直落，不把他劈成两爿才怪！

铁杖翁成名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被人家削断铁杖，而且削断他铁杖的，只是一柄普通青钢长剑，他怔立当场，望着手中半截断杖，竟然说不出半句话来，过了半晌，才轻轻叹息一声道：

“罢了，罢了，老婆子，咱们走吧！”

老婆子呷呷尖笑道：

“走，咱们如何向教主交代？何况咱们并没有落败……”

铁杖翁把半截断杖尽力往地上一掷，怒声道：

“你不走，老夫要走了。”

说完，双足一顿，一道人影箭一般朝门外射去。

老婆子一呆，说道：

“糟老头，你发什么脾气，走就走。”回头哼道：

“小子，便宜了你们。”顿顿脚，随后跟了出去。

任云秋没想到会如此顺利，那老婆子居然不战而退，这就一下掠到江翠烟身边，伸手替她解开穴道。

江翠烟双目一睁，奇道：

“任大哥，二老供奉都给你打跑了么？”

任云秋含笑道：

“我削断了那老丈的铁杖，他们两人就退走了，翠烟，咱们救人要紧，你快去弄些冷水来。”

江翠烟依言舀了一碗冷水，泼到游龙沈全等三人脸上，三人口中啊了一声，立时清醒过来。

任云秋早已一个箭步，掠入左首房中，目光一掠，不由得怔住了，房中空荡荡的，哪有表叔和陈康和两人的踪影？心头不禁大怒，自己还是中了人家的奸计，匆匆退出。

沈全问道：

“任老弟，春华兄他们……”

任云秋道：

“表叔和陈大叔失踪了。”

沈全一怔，说道：

“那是被贼人劫持去了。”

金赞廷道：

“咱们快追。”

谢公愚道：

“看来这是贼人早已布置好的，春华兄和康和兄进入房去，就被他们迷倒，那时早就送走了，如今算来，只怕不止一刻功夫了，

咱们不知他们从哪里走的，要追也未必追得上了。”

任云秋道：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谢公愚道：

“黑衣教的目的，是在春华兄，康和兄只是附带的而已，黑衣教劫持春华兄，目的只是逼他投降而已，一时不敢对他为难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可以用春华兄为人质，胁逼咱们就范，所以我想不出一两天，他们必然会派人来和咱们接洽的了。”

金赞廷道：

“公愚兄推测的虽然有理，咱们总不能在这里坐着等他们送信来。”

沈全道：

“咱们目前只有一个办法，分头追踪，从衡山下山，只有一南一北两条大路，北通湘潭、长沙，南至衡阳，但到了衡阳，又分为一去耒阳，一去祁阳，咱们暂定以湘潭和衡阳两处为目标，路上各自留下记号，如南首这一路并无可疑，追不到踪影，就折回去和北首的会合；或者北首的有了眉目，如果对方势盛，下手不易，也可派人通知南首的，务必等双方人手会齐了，才能动手。”

金赞廷道：

“就这么办，咱们人手如何分法？”

任云秋眼看一共是五个人，这三位庄主，武功虽然不弱，但黑衣教高手如云，一旦遇上了，很难与敌，何况五人之中，江翠烟是黑衣教叛徒，黑衣教更不肯放过她，如果她和他们同行只怕没有一个人能保护得了她。

心念转动，这就说道：

“在下之意，三位大叔一路，往北追踪，必要时，还可和酆大

哥联络（酆荣率三庄人手已经先行，是往岳麓山去的），在下和江姑娘向南追踪，不知三位大叔意下如何？”

沈全等三人都是江湖经验丰富的人，任云秋这话，他们自然听得出来。

沈全点点头道：

“任老弟说得也对，咱们就这么办好了。”

下了衡山，就各自分道路上路。任云秋和江翠烟由贺家山直奔衡阳。

江翠烟是黑衣教门下，识得黑衣教的暗号，任云秋要她一路多加留意，但一路上始终没有发现黑衣教留下的记号。

傍晚时分，赶到衡阳，江翠烟忽然脚下一停，侧身叫道：

“任大哥。”

任云秋回头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江翠烟目光一溜，低低的道：

“城墙边发现了记号。”

她因此时正当大家赶着入城之际，车马行人络绎于道，怕有黑衣教的人夹杂其间，是以声音说得极轻。

任云秋道：

“记号上怎么说？”

江翠烟道：

“指标朝西。”

任云秋道：

“没有入城么？”

江翠烟道：

“自然没有入城。”

“那好。”任云秋道：

“我们就朝西去。”

江翠烟道：

“从这里向西，都是山陵地带，不但没有住的地方，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先在城外吃些东西再走路！”

任云秋点点头，两人就在路旁一家面摊棚下坐下，要了两碗面，正在低头吃面之时，只听一阵马蹄声，急驰而来，到得城墙边，忽然勒住了马头，正因两匹马正在奔驰之际，被勒住了缰绳，同时发出希聿聿马嘶之声。

任云秋抬目看去，两匹马上的骑士，都穿着一身黑色短装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再注目看去，那两个黑衣汉子目光似是注视着城墙，两人对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个忽然转身望来，看到路旁的面摊，不知和同伴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两人立即掉转马头，朝面摊棚下走来，一跃下马，把马匹朝棚前木椿上一拴，就在外面一桌坐了下来。

左首一个用手敲着桌子，大声道：

“伙计，来两碗大卤面，要快。”

任云秋和江翠烟坐在里首，正在低头吃面，是以并未引起两人注意。

任云秋早已看出来，这两人不用说是黑衣教的人了，他们一路纵马急驰，本来是准备入城去的，但看到了城墙脚的暗记，才临时勒住缰绳的。他们当然也和自己两人一样，因为再过去没有吃东西的地方，所以要在这里吃了面再走。

这敢情好，再下去天色黑了，不容易找到记号，有两人给自己带路，就免得再找记号了。

店伙送去了面，两个汉子吃得很快，一阵工夫，就吃完了，放下筷子，都站了起来，一个从怀中掏出几文制钱，往桌上一放，抹